

你遇到过最惊悚的事情是什么？

有人说鸵鸟肉和人肉的味道很像。原本以为只是道听途说，直到昆明连续失踪 80 余名青少年，而一个卖鸵鸟肉的小贩成为了嫌疑人.....

一切还要从 2012 年说起。12 年 5 月，一起震惊全国的案件在昆明当地引起轩然大波。

80 多名青少年就在家门口凭空消失，再也没有回来过。

一年、两年、三年，当地警察找不到人，一家人好不容易养大的孩子就这么没了。

失踪少年的家属没有办法，只能在为首者的提议下联名向记者求助。希望能够引起广大群众的重视，帮他们找回失踪的孩子。

头条报道附赠着一张张灰白色的照片，照片里几个面容枯槁的中年人拿着寻人启事，目光空洞的望着镜头。

他们看起来风尘仆仆，脸上每一条沟壑都像是失去孩子后被打磨出的疲惫。

寻人启事上贴着他们孩子的照片，有的已经失踪好几年了，很大可能已经不在人世。

那年头当地并不太平，黑工厂、人口拐卖、当街斗殴.....太多回不来的理由了。

之所以能够引起这么大的震惊，是因为青少年失踪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八十多个，整个晋宁县一共能有多少个孩子！罪犯究竟是怎么样的丧心病狂。

「胡闹！晋宁县的公安在做什么？刘队，你现在就带人过去。」

「还有老张，辛苦你跑一趟了。」

省厅的某处办公室内，老领导脸色阴沉，如果不是上了头条新闻，他们都不知道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竟然出了这种影响恶劣的事件。

省厅的效率很高，事发当天火速组建刑事专家工作组以及案件督察组前往当地展开追查。

2

晋宁县晋城镇派出所内。

当地所长一脸陪笑得看着会议室内两队人马。

「辛苦各位了，我们这是小地方，招待不周还请诸位见谅。」

那位稍微年轻一点的刘警官，据说是省厅内最为年轻的刑侦队长。而脸色无比臭的年长警官则是他惹不起的张督查。

省厅这次一下派了两队人马过来，看来是不弄清楚不罢休了。

这样想着，派出所所长笑得更虚了。

「您客气了，我们初来乍到，在晋宁的地盘上调查案件，还需要您多多配合。」

刘警官说话很客气，张督察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是得好好配合，八十多个孩子没了，你们这派出所都快装不下了吧？瞒的真好，一点风声没透出去！」

这么重要的案件不向省厅汇报，省厅竟然是通过头条日报知道的。

任谁迫于舆论压力，心急火燎的被赶过来，心里都不痛快。

「所长，麻烦您带我见见那位成女士。」

刘警官没有和张督察一样给所长脸色看，督察组有督察组要做的事，而他们是来破案的。

「好的好的，小周，过来带路。」

一提到那位关键人物成女士，所长牙都快咬碎了，但面对省厅来的领导，他只能强颜欢笑。

民警小周给专案组的人带路。

这位成女士可不是简单人物，事情之所以闹这么大，上了头条，就是因为她。

刘警官轻敲房门，推门进入，一个看上去很憔悴的女人正好抬头看过来。

和想象中的强势难搞不同，她看上去状态很不好，一点没有报纸照片上拿着儿子寻人启事时的锐利模样。

「你好，我是省厅派来的警察，想来和你了解一下您儿子失踪的事情。」

刘警官很客气的笑了笑，坐在了成女士对面。

「省厅派来的警察。」

女人喃喃自语的重复了一句，抬头目光戒备的看着门口站着的小周民警，眼中满是敌意。

刘警官意识到了什么，示意手下把小周带出去，屋内只剩下寥寥几人，气氛平和不少。

「现在你有什么话可以放心说了。」

对上警察的眼睛，成女士深吸一口气，如同脱力般重新坐了下来。

「我儿子失踪了，我怀疑他出事了。」

3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四月二十五号早上，和往常一样，韩某坐着班车去往上班的工地。

到达工地后，工地领导发现少一份文件，于是让韩某回宿舍取个文件，整个路程大概需要 20 分钟。

可直到下午，韩某还没有回来。

电话不接，短信不回，所有联系方式都找不到人。寝室人不在，工地没有回，大活人就这么凭空失踪了。

「我问了他的工友，当天上午有人看到他回宿舍拿文件，从土路抄近路回了工地。」

刚开始工友们没有当回事儿，直到第 2 天早上，他们才意识到问题，人还是没有回来。

人们找遍了宿舍、土路、工地前后，连韩某影子都没看到。韩某工友没办法，联系了他的母亲成女士。

说到这里，成女士脸上露出一抹苦笑。

那时候的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4月28日韩某的家人去查了他的电话卡，发现韩某最后一通通话记录是在25日上午。

电话打过去是韩某的一个同学，同学说那天信号不好，两人草草说过几句就挂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所以您报警了，当地警方怎么说？」

简单的案情报告，刘警官已经看过了，但他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

「呵，他们说会帮我找儿子，可是这么多年失踪了这么多孩子，没有一个回来的。」

女人表情嘲讽又绝望，「他们让我等，我问他们那些失踪的孩子还能找回来吗？没人回答我。」

成女士没有坐以待毙，在得知当地多名儿童失踪后，她一家一户地敲响了房门。

刚开始是没人给她好脸色的，主动上门把人家伤疤扒开撒盐，不打起来就不错了。

一个个的询问人家的孩子是怎么失踪的，一个个的被人骂骂咧咧的赶出来，成女士从来没有放弃。

大概是老天都看不过去了，时隔多日，她终于有了突破口。

经过调查，成女士发现在这几年来失踪孩子的数目简直惊人，清一色的年轻男生。

和韩某一样，就在家门口附近失踪的，一走就是几年了无音讯。

没人回来过。

所以她找到了记者，说服了那些家长一起联名摁了手印，签了字。

刘警官好像可以看到面前这个母亲是怎样含着眼泪一家一家敲开居民们紧闭的房门，怎样声嘶力竭的恳求着。

「我成功了，你们这不是来了吗。」

韩某母亲握住刘警官的手，脸上并没有多少喜色，「求您找到我儿子。」

「不管是生是死，别让孩子一个人在外面。」

屋内一片沉默，过了许久，刘警官开口，「会找到的。」

4

经过统计，昆明市晋宁县晋城镇内，的确有数 10 人失踪。分别为采某、陈某、谢某和李某等。除一名 40 岁男子外，其他年龄最大，22 岁，最小 12 岁.....

台上刑警在整理案情，台下的刘警官也在思索着什么。

「韩某是在这一片区域失踪的。」

刘警官拿笔在村落的地图上画出一片区域，以及失踪地点周边。

经过调查，在这一片区域失踪的少年有十几人。但是因为失踪的时间和地点有略微些许不同，往年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

「在韩某消失的这片区域，的确失踪过好几个青年，但大部分青年消失地点是不确定的。」

在失踪的数十人中，可以确定失踪地点的人其实很少。

「以韩某失踪地为中心开始，调查村镇周边所有可疑行为和有过前科的人。」

几张照片被放到桌子上，专案组刑警被分成几小队，挨个盯梢调查。

能在同一地点多年重复作案，手段一致，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很可能是本村人，甚至熟人。

几张照片中被单独挑出三个男子，这三个人身上都背有人命，作为重点调查对象。

「注意不要打草惊蛇，以解救失踪人口为主要目标，一旦有发现，立刻回队报到。」

专案组成员站起，开始行动。

「刘警官你留一下。」

临出门前，张督察把人叫住，两人来到一处偏僻角落。

关于这个案子，他有些别的想法。

「我认为我们应该扩大搜索范围，光从村内找可能会延误营救进度。」

张督察是从基层干上来的，年轻时候也真破过不少大案要案。

他认为这几年 80 多个青年的失踪，不太可能是单纯的连环杀人案。

什么样的杀人犯能够几年杀了 80 多个人，这么多人的尸体他能藏到哪里？一个院子都埋不下吧。

「我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大型绑架，村内很可能有同谋，我们应该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并且调查每个人的不正当资金来源。」

当年不是现在信息技术这么流通的时候，想调查一个人，通过互联网，连你底裤都能扒出来什么色。

「您的意见我会采取。」

不过专案组人手有限，总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某一重点上。

到底是主要调查村内有前科的犯案人员，还是大规模搜索抓捕青年做黑劳工的黑窑厂，刘警官和张督察明显想法不同。

几天的调查下来，专案组和督察组也发生过一些小摩擦。

好在，刘警官也找到了自己锁定的嫌疑目标。

5

调查中，一位叫张永明的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张永明，晋城镇南门村人，56岁，曾经有过杀人前科。

1974年12月，少年张永明邀请自己为数不多的朋友陆某到家中过夜，并在夜晚进行屠杀。

专案组的警员找到了同村的陆某，据陆某描述，当天晚上他和张永明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甚至一度相谈甚欢。

「我睡到半夜，感觉身上剧痛，一睁眼就发现他拿着刀拼了命的砍我。」

张永明趁好友睡觉的时候，把陆某四肢捆起猛砍。陆某头部颈部中了数刀，现在还留有狰狞的疤痕。

好在当时陆某凄厉的喊声叫醒了张永明的父母，一身鲜血的他才被救下。

没想到被众人捆起来的张永明第2天却跟没事人一样，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梦游了，没想杀人。

陆某说，自那以后他好几年都没敢往张家那边走，他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张永明拿着刀的眼神。

专案组认为，在几个锁定的嫌疑人中，张某嫌疑最大。

一名警员站起：「刘队，我申请搜查张永明家。」

会议进行到一半，大门忽然打开，小周警员快速跑了进来。

「一名失踪者逃回来了，刘队，是黑窑厂抓了他们！」

6,

逃出来的是一名叫雷某的青年，这是这么多年里失踪的数十个孩子中唯一有幸回来的。

雷某失踪后，其家人也找过他，和当地那些失踪的孩子一样，没有任何音讯。

据雷某所说，事发下午，正常走在街边的他忽然被路边一辆面包车挟持。

「他们手里都提着长刀，我没办法跑。」

雷某被人揪住领子拽进面包车，身旁两个高壮男子挟持着他，开车的也是个壮汉。

他们把人带到一个大院子里，威胁雷某为他们干活，从早上 8 点一直干到中午 12 点，没有工资不能休息。

但凡手脚慢一点就非打即骂，同样被关在那里的青年告诉他，不听话的会被打死。

黑窑厂的人威胁他们，谁敢跑就派人杀了谁全家。

雷某跑了之后并没有立刻回家，怕给家人带来灾祸。

听说省城派来了监察组，观察了几天才敢出来。

「警官，求你们保护我，除了我之外那里还关了很多，都是被绑来的。」

据雷某说，被绑架的工人大部分都是 20 来岁，每天吃的除了白面汤就是菜汤。

好几个大小伙子挤在小黑房间里，黑窑厂根本就没把他们当人。

即便逃出来了，雷某也忘不了那段日子，他每天都睡不着觉，一旦关灯就忍不住打哆嗦，生怕有人找上来寻仇。

「感谢你的配合，放心吧，警方会保护你和你家人的安全。」

案件终于有了进展，警方出动警力将黑窑厂包围，解救被绑架的工人们，并对这起恶性犯罪事件展开调查。

老板被抓捕，十多名打手也被制服，

黑工厂的老板是个 40 多岁的中年人，看起来毫不起眼。

近几年内，他一直暗中操控黑恶势力，绑架青少年作为黑砖厂的劳工。

当地居民未必不知道有黑窑厂的存在，一方面不知道具体方位，另一方面敢怒不敢言，竟让他们作恶至此。

失踪的少年们终于被解救回家，很多父母几年都没看到自己的孩子，再次相见，纷纷忍不住抱头痛哭起来。

而对警方来说，后面的失踪人员调查也是个问题。

有多少失踪青年是被绑架后害死的，有多少失踪青年是被解救的，还有多少失踪青年是流落在外的，都是很大的工作量。

当年信息技术并不发达，再加上年份间隔时间较长，这项工作并不能做到一对一的精准。

刘警官站在窗边点了根烟，眉头紧锁，这起特大失踪案的看似收尾，但他总感觉遗漏了什么。

他没有在那些被解救的青年中看到韩某，难道韩某和雷某一样提前逃出来了？

刘警官心中隐隐有些不安。

7

一番调查后，警方发现失踪在册的很多少年并没有回来。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包括韩某在内有名有姓的 10 多名少年完全失踪。

警方审问了从黑工厂内抓捕的罪犯，拿出那些失踪少年的寻人启事以及相片进行对比，黑工厂的老板和打手都说没有见过这些少年。

难道这十多个人凭空失踪了？

刘警官和张督察认为有两个可能，要么这些少年们都死了，黑工厂的人为了自己的罪行不加重判刑，统一口径的隐瞒了这点。

要么这 10 多名少年的失踪和黑工厂没有关系。

张督察偏向第 1 种，刘警官偏向第 2 种。

刘警官的目光落到了桌上之前整理出的嫌疑人资料上。

他答应过成女士，会帮她找出儿子的。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件事既然是从韩某的失踪开始，希望能从找到韩某作为结束。

一番案情讨论后，警方再次出警，针对事先调查的几个嫌疑人家中和周边田地进行了广泛搜捕。

如果这次找不到什么，可能真的要以黑窑厂作为这次大型失踪案的结案了。

「队长，这里有发现！」

在嫌疑人张永明家中，警方发现了失踪韩某的手机以及银行卡等相关证件，冷库里还冰冻着大量不明鲜肉。

不仅如此，在张永明田地中警方挖出了数 10 个黑色大袋子。

盖子内是腐烂程度不一的人体骨骼和头颅。

犯罪嫌疑人张永明被火速逮捕。

得到消息的村民立马把田地围了个水泄不通，袋子一个个被搬上车，警察路过村民时能清楚闻到袋子内传来的腐臭气。

「这是死了多少啊。」

望着车上堆积的黑色袋子，有村民喃喃自语。

8

警方调查了张永明，发现他是卖鸵鸟肉的，喜欢把肉用盐和辣椒腌好，然后推着板车在附近流动售卖。

他喜欢下棋，棋品也不错，和其他不怎么爱说话的独居老人一样，养了几只狗，没事就拿着耕作用的锄头在村子里慢慢溜达。

「鸵鸟肉？」

刘警官一边走一边翻阅着张永明的记录。

他不止年少时砍伤过自己的朋友陆某，还在 1979 年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过死刑，因为狱中表现良好，外加上当年的政策才被释放。

这样的人出狱后竟然小生意做的飞起，还卖上了较为稀缺的鸵鸟肉。

「他是从哪儿找的货源？」

刘警官走着走着忽然顿住，目光落在张永明窗边挂着的风干腊肉上，那是几块奇形怪状的黑褐色腊肉。

「把被掩埋的黑色塑料袋全部打开，看看是不是只有骨架和头颅，没有内脏和人体肌肉组织。」

他声音很冷，听的身边警员打了个哆嗦。

如果只有骨架，那肉哪去了？

没有人回答他，刘警官脚步飞快地来到冷库内，冷库抽屉被全部打开。

当看到冰柜内处理到一半的东西后，有人忍不住的吐了出来。

他们找到失踪的韩某了。

9

成女士做了一个梦，梦见儿子站在遥远的山坡上向她挥手，笑得那样灿烂。

她想要张嘴喊他的名字，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只能任由儿子挥手道别，越走越远。

从梦中醒来后的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去警局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孩子回来没有。

被黑工厂抓走的孩子们基本能回来的都回来了，最近失踪的韩某却没有一点音讯。

对成女士来说，可能没有消息才是最好的消息。

「姐，警局来电话了，叫你过去一趟。」

来报信的人有点不敢看她的眼睛，村里都传遍了，张永明田里挖出好几袋骨架子，成姐的儿子很可能是被他杀了。

「好，我知道了，谢谢。」

警局内，成女士认领了韩某的手机钱包和证件，并要求和张永明见一面。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即便警方已经尽力减少案件细节对受害者的伤害，但晋宁县一共就这么大点儿地方。张永明杀了人，把人肉当成鸵鸟肉卖的事情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对不起，您还是不要见他了，法律会给他惩罚。」

刘警官有些不忍去看女人的眼睛，他甚至没法把韩某的尸体交给家属。

「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给我儿子偿命！这个恶魔他不得好死！」

家属们刚开始是愤恨的拍打和挣扎，后来则是无力的哭泣。

受害者家属们可能早就知道自己孩子回不来了，但谁都不能接受孩子被杀害后肢解贩卖。

什么样的安慰对于这些家长来说都是无力的。

更多得到消息的家长纷纷赶来吵着要让张永明血债血偿，在警局内逐渐嘈杂的吵闹声中，成女士抱紧了手里的袋子。

她无力蹲坐在地上，「孩子，妈妈带你回家。」

10

「听说了吗？张永明买的那些鸵鸟肉都是他杀了的人。幸亏我没买，要不然.....」

「这个杀千刀的，呕.....」

「那可都是些小孩儿啊，他怎么下得去手？」

村里沸腾的舆论不能给张永明造成半点伤害。

张永明的父母早已在他出狱之前死了，出狱后张永明继承了父母的房屋和田地，拿着政府的补贴过得不错。

他大哥远走他乡，二哥则因为在市场中和人起冲突，把人头砍掉入狱。

张永明更是少年时伤友，青年时杀友的反社会人格。

这样的人怎么会在乎别人的目光。

如果这个案件以黑窑厂收尾，没有查到张永明身上，那么在专案组走后，张永明一定会继续作案。

根据老村民反映，张永明小时候他的母亲曾因精神问题对他进行毒打。

这可能也是造成张永明反社会人格的因素之一，不排除其家族就有先天的遗传性精神病。

不过事到如今的，张永明的作案原因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什么都比不了那些失去了生命的少年们。

11

此事产生的轰动不比之前头版头条的影响小，甚至震惊全国。

谁能够接受自己花大价钱买来吃的鸵鸟肉，会是邻居甚至自己失踪的孩子肉。

鸵鸟肉成了当地人的禁词。

很多人一吐就是一个多月，看到肉就想到在张永明那里买到的「鸵鸟肉」。

不过村子里后来的一切，都和张永明没关系了。

被逮捕后的张永明对自己所做的行为供认不讳。

他先是拿锄头田间附近袭击年轻孩子，打晕之后用板车掩盖推到家中进行杀害。

等到晚上村民们都回家休息了，他会在家把电视开到最大声，用狗叫作为掩护，对受害人进行肢解

肉和内脏保留，卖不了的骨架则偷偷放到自己的田里进行掩埋。

刚开始肉是留着自己吃的，吃不完就喂狗。后来发现太多了狗也吃不完，就推着车到各地去贩卖。

他说，乡亲们买了肉都反馈很不错，于是就一直这样干了下去。

「这些年，你一共杀了多少人。」

多年前张永明杀害了为数不多愿意亲近他的好朋友杨某，狡猾的伪装不在场证明。

多年后他放弃了重新做人的机会。

再次面对警方的问题，张永明摇了摇头。

「不记得杀了多少人了。」

「非要说理由的话，因为他喜欢。」

.....

毫无悔意。

12

2013 年 1 月 10 日上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杀人犯张永明验明正身押付刑场执行死刑。

黑砖厂被查封。

晋宁县多位领导被罢免，当地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和党委副书记，派出所所长被免去职务。

多年后，那些失去生命的孩子和破碎的家庭成了案件记录中一个一个的灰色数字和标签，以及无数个刑侦大案中的冰山一角。

云南晋宁系列杀人案告破。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